

太湖龙山：一脉龙魂映古今

李登求 文/图

龙脊苍茫瞰长河

在太湖水系奔涌的脉络深处，在太湖县城熙攘的臂弯之侧，龙山巍然矗立。《太湖县志》镌刻其形：“北依四面尖，西临长河，山势绵亘浑厚，蜿蜒磅礴，势若游龙。”驻足四面眺远眺，只见巨石拔地，节节相衔，由雄浑渐至峻峭，自高天盘舞而下，龙头低垂，直探深潭，似在汲饮亘古长流。民间相传，那幽邃的潭底暗藏巨穴，潜通龙宫秘境。历代官府视其为太湖的图腾，佛门高僧亦争相奉为宗派圣地。

龙山临城郭，瞰长河，峭壁如削，石骨嶙峋天成。河雾氤氲升腾时，黛色的龙首在乳白的纱幔中若隐若浮，峭壁间古松盘虬，枝干遒劲，恍若龙鳞乍起。这座被时光打磨得浑若青铜巨鼎的山峦，以其苍劲的脊梁，承载着绵延千载的厚重与葱郁。那高耸的崖壁是它庄严的封面，而山峦深处，则蕴藏着无数未被解读的古老篇章。

长河滚水坝的兴建，在龙山宫脚下蓄起一片浩渺的“湖外湖”。青山倒映，碧波荡漾，蓝天雾霭交织，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水墨长卷。昔日的龙山渡口，连同摆渡老人的身影，已悄然沉入这粼粼波光之下。岁月流逝，渡船已杳，唯余“义”字暖流，在时光的清波里恒久流传。登临这县城近郊的至高之处，极目骋怀，四面尖主峰巍峨，触手可及；花凉亭水库静谧如镜，大坝雄伟横陈；古街的烟火悠然，新城的活力迸发，铁轨延伸向远方，各自低语着独特的故事。

诗书画刻颂龙吟

太湖县志载，自唐以来，龙山便是“邑之名胜”“邑之巨观”。山腰古刹钟声悠远，山巅亭阁翼然凌空。千百年来，“湖山一览亭”“览秀亭”“观风亭”“成云亭”“笑云亭”“风俗亭”“希欧亭”“龙山宫”“观音阁”等相继矗立，与历代摩崖石刻、名人墓碑交相辉映，构筑成一座流动的艺术圣殿。县志详录其源：明正德知县杨浩建“湖山一览亭”；嘉靖知县翁溥筑“观风亭”并亲撰亭记。

龙吟松涛，引无数鸿儒俊彦折腰。山麓有巨石浮水，多镌名士诗



龙山自远山绵延而至，伏首长河，似在畅饮深潭之水。幽幽潭底，相传潜藏龙宫暗道。

章，虽经风雨剥蚀，字迹漫漶，其韵犹存。自龙头至龙身，峭崖怪石林立，遍布宋、明、清文豪墨宝。明代吕赞公笔下：“好鸟嚶嚶知节候，奇花簇簇照人颜。数声牧笛青山外，一叶渔舟碧水间。”心学大师王守仁《游龙山》境界超然：“探奇凌碧峤，访隐入丹丘。树老能人语，麋驯伴客游。云岩遗鸟篆，石洞秘灵湫。吾欲鞭龙起，为霖遍九州。”清代状元赵文楷重阳登高，于希欧亭会饮，感怀赋诗：“醉把茱萸盏，黄花插满头。龙归一潭净，日落万山秋。”这些题咏，连同县志所载的诸多名篇，共同谱写了龙山不朽的人文华章。

神话传说，更为龙山蒙上奇幻色彩。相传古时有人潜入潭底，遇双红鲤引路至朱门前。门启，龙宫金碧辉煌，然将入之际，却被巨大金鲤阻拦，斥其赤身不敬龙王。此人无奈折返，待更衣再潜，仙境已杳然无踪。另一则佳话关乎明嘉靖知县罗汝芳。这位深受百姓爱戴，被誉为“众母”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（泰州学派代表），施政近四年，力行德教，刑措不用，广开讲学，泽被士民。其游龙山下，临深潭，有双鲤跃出水面，扬鳍吐沫，如献舞状。罗公命人取之，系金环于其身，复纵归深渊。此后每至潭边，双鲤辄浮出相迎，灵性通人。《县志》叹曰：“信及豚鱼，遗爱深远矣！”罗公离任后，邑人建名宦祠以祀。廿二载后过小池，父老争献清茗，后筑“茶池亭”，楹联铭记：“父老

壶浆当日事，先生风味至今遗。”

碑碣无言，诉说着历史的尘烟。龙山曾存宋进士向荣墓及宋进士黄忱岳母顾夫人墓。向荣乃邑中饱学之士，曾结庐龙山隐居，毫耄而终，眠于斯山。其墓万历年间被山水冲毁，仅余碑志。最令人唏嘘的，当属清顺治邑令李世洽为爱妾王云所筑之墓。红颜早逝，李公忍痛葬伊于龙山之麓。因云生前酷爱桃花，墓周广植桃林，李公亲题墓门：“云寄无端，偶为山川留玉佩；春归何处，可堪风雨问桃花。”情深意切，令人动容。后又在墓旁建智果庵，供奉云小像，置庵田30余亩永供香火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赵文楷之子赵昀进士及第荣归，重谒香冢，见桃花依旧，挥毫续写传奇：“青冢依然，何处问美人香草；红尘不到，此间有流水桃花。”龙山之巅的四面寺，相传为唐宣宗李忱（原名李怡）避难之所，故称“皇藏峪”。这位帝王曾在此留下壮志：“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”

书院弦歌泽龙裔

太湖自古崇文重教，薪火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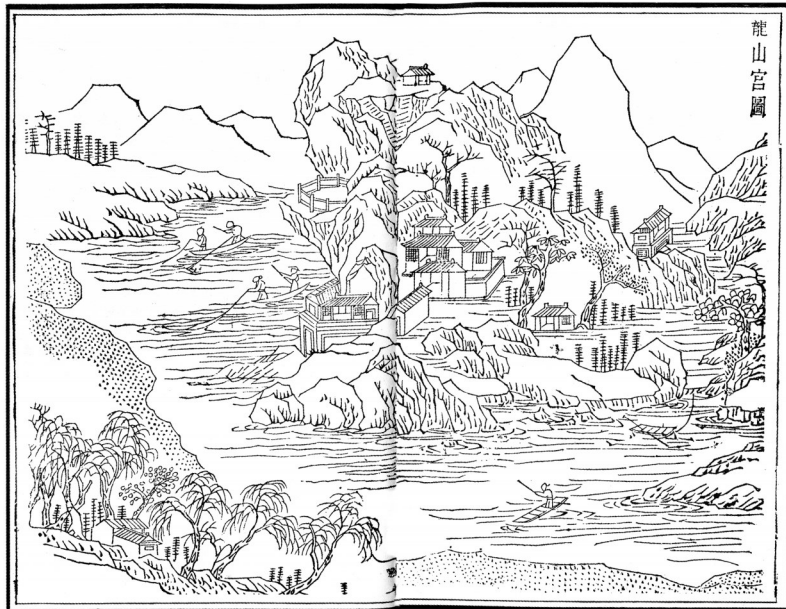
龙山，正是这千年文脉的坚实基座。元朝始建县学，明嘉靖罗汝芳知县以德化民，广辟讲堂，奠定学风。清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知县吴易峰于县城西北二里（近龙山）创建“熙湖书院”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知县余心畅率士绅迁建城内范铁巷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知县贾仕骏顺应时代，将这座为科举育才的书院改制为“太湖县立中学堂”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经县议会决议，更名为“太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”。抗战烽火中（1938），安庆六邑联中为避战祸迁至太湖姜家岭。校长赵纶士为解决校舍之困，亲率师生入城，搬运被日机炸毁的福音堂、晋熙小学之残砖断瓦。他更将慈母丧仪所得礼金悉数捐作建校之资，义举获省府嘉奖。经多方筹措，终建成楼房、平房80余间，容纳12班6百学子。1946年，部分太湖籍教员及初中学生并入县立中学。1952年，“安徽省太湖中学”之名正式确立。从熙湖书院的琅琅书声，到太湖中学的桃李芬芳，龙山的脊梁，稳稳托举起太湖大地千年不辍的文脉之光，滋养着一代代“龙裔”英才。

龙潜碧波润新城

龙山，这条静卧于花亭湖琉璃镜台前的巨龙，其魂魄早已融入太湖的肌理。昔日的龙山渡口虽没人碧波，但“义渡”精神并未沉沦。民国二年的《龙山义渡实录》及其碑记，清晰记载了先贤们的善举：清嘉庆道光间，邑人欲购大船利渡，因资不足暂置小舟。至光绪盛夏，水急浪高，行舟险甚，有诸君子慷慨解囊，购得大船，并于山麓设义渡公所专司其事。“乐善好施的沧桑诸君子永垂不朽！”碑文后的捐资名录，闪耀着人性温暖的光芒。这份“义暖人心”的传承，如同那淹没渡口的清波暖流，无声地滋养着城市的精神河床。



湖心倒映连绵峰峦，河雾、水色与山影相互浸润、彼此交融，浑然天成，构成一幅宁静悠远、如诗如画的山水长卷。



清乾隆版《太湖县志》。龙山宫坐落于龙首之上，为古熙湖四景之一“龙山夜雨”所在地。它临湖而立，倚靠悬崖，河雾缭绕升腾，宛若飘逸出尘的仙境。